

西
域
史
話

高洪雷 著



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
www.hkopenpage.com

假如人類失去記憶，將如何安放自己不羈的靈魂？

——題記

前　言

公元 1973 年，英國倫敦一間墨香氤氳的書房，45 歲的日本作家池田大作與 84 歲的英國史學家阿諾德 · 約瑟夫 · 湯因比相對而坐。前者臉上洋溢著佛一般的淺笑，面龐飽滿得如一輪十六的圓月；後者則有著基督徒的嚴謹與凝重，眉毛濃密得如同兩把刷子。

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對話。

中年人問老者：“您喜歡在歷史上甚麼時候的哪個地方出生呢？”

沉思片刻，湯因比一板一眼地回答：“我希望出生在公元紀年剛開始的一個地方，在那個地方，古印度文明、古希臘文明、古波斯文明和古代中華文明融合在一起。”

是啊，這位睿智的老人一直在尋找人類文明融合的所在，他把這個區域稱作“詩意的棲居”。而這個多元文化匯聚的福地，世界上僅有一個，就是中國的西域。

本來，無論是歐非地區的古埃及文明、古希臘文明、古羅馬文明，還是亞洲地區的古巴比倫文明、古印度文明、古波斯文明、古阿拉伯文明、古代中華文明，都自成體系、自享尊榮並自有地盤，很難放下架子與其他文明主動融合。因此，各大文明都高度警惕地防範著來自異域的戰火鐵騎。但是，人類對物質文明本能的渴望，衝破了國家機器設置的人為障礙，各大文明的交往以民間貿易的方式存續著，歐亞大陸之間的商路悄悄開通。

在海上絲路開通前，歐亞交往必須穿過位於亞洲腹地的中國西域，也就是崑崙山和天山之間的塔里木盆地、天山與阿爾泰山之間的準噶爾盆地——兩片山隔沙圍的神秘區域。

在 3600 萬年前的始新世晚期，今天的青藏高原地區還是煙波浩渺的大海。此後，印度洋板塊向北俯衝和撞擊歐亞大陸板塊，形成了轟轟烈烈的喜馬拉雅山造山

運動，使得此地最終於 300 萬年前的更新世隆起為“世界屋脊”。由於這道高聳入雲的山脈阻隔了北移的印度洋暖濕氣流，山脈以北的西域便淪為乾旱少雨之地，這也是世界第二大沙漠塔克拉瑪干以及庫姆塔格、古爾班通古特沙漠形成的原因。作為補償，更新世冰期在山脈頂端形成的巨大冰川，又源源不斷地為飢渴的大漠補充著乳汁，從而在西域造就了一個又一個蔥蘆美麗的綠洲。

這裡地廣人稀，綠洲遍佈，除了大自然的不寬容，它應該是政治、文化、礦藏最為寬容的地方，是多元文明在溝通中落腳、在並立中會通、在呼應中共榮的最佳平台。秦代之前，白種人東進佔了上風；漢代之後，黃種人西進成為主流。可以說，西域是遊牧民族集體遷徙的天堂，世界各色人種的薈萃之地。

在這個人類交流的十字路口，周穆王、張騫、甘英、八戒、法顯、玄奘、悟空西去了；佛圖澄、鳩摩羅什、達摩笈多、蘇祇婆、馬可·波羅東來了。沐浴著 5000 年的風刀霜劍，世界四大文明千里迢迢而來，原本誰也沒想在這個荒涼之地駐足與經營，但卻在不知不覺間交集於此，震蕩於此，休憩於此，長眠於此，使得此地成為人類文明輻射、碰撞、受孕的去處，新文明誕生、成長、成熟的溫床。這個看似知識貧乏的地方變成了喧鬧的文化集市，這個物品奇缺的區域成了無所不包的商品集散地，這個人煙稀少的盆地成了世界最大的人種展覽館，幾乎所有的世界大型宗教先後抵達，三十多種語言在這裡從容交流，膚色各異的商旅、使者、教徒在這裡握手作揖，戰法迥異的軍隊在這裡一較高低。曠野大風、藍天綠洲，消弭了各大文明身上的暴戾與兇狠；沙海駝鈴，枯樹夕陽，增添了每個旅行者對人性與和平的渴望。一場場愛恨情仇在這裡開場、落幕，一次次文明交匯在這裡開始、結束。

西域，是漢代以來對玉門關以西地區的總稱。狹義的西域專指玉門關以西、蔥嶺以東，即後來西域都護府統領的地區；廣義的西域則是對於陽關、玉門關以西，包括中國西部、中亞、南亞、西亞乃至歐洲的統稱，事實上指當時人們所知的整個西方世界。

《史記》提到的西域國家有 15 個，分佈在廣義的西域內。《漢書》收入的西域國家共 55 個，多分佈在狹義的西域內。經筆者查閱與甄別，在西域都護府統轄範圍內的國家共有 48 個；而周邊的康居、大月氏、安息、伊列、罽賓、難兜、烏戈山離七國不屬西域都護府管轄，因而未收入本書。

西域四十八國在東漢時期被兼併成 33 個，魏晉時期進一步合併為 8 個。南北朝時期，鄯善降格為鎮，烏孫被柔然踏平，車師前、後部被高昌國取代。唐代，高昌被大唐剿滅，焉耆被吐蕃佔據，疏勒則被蔥嶺西回鶻佔領，繼而成為西域伊斯蘭

教的大本營。而佛教聖地于闐與龜茲勉力支撐到宋代，最終沉沒在伊斯蘭聖戰的汪洋之中。合力將這些燦爛的古國一起埋葬的，還有逐漸變暖的氣候，得朧望蜀的沙丘，日漸暢通的海運，持續落寞的絲路……

至此，西域古國全部沉入歷史的荒漠。如同偉大的尼羅河文明被沙漠化，燦爛的兩河文明被鹽鹹化一樣，風韻別致的西域綠洲文明也被塔克拉瑪干和古爾班通古特沙漠的漫天風沙遮蔽了。

今天的新疆，是一個黃、綠、白、紅相間的所在。一道河床上沉睡著一串村鎮，一座沙丘下掩埋著一座古城，一層文明下覆蓋著一層文明。活著的文明以混血的方式繼續活著，死去的文明因身陷大漠而保持著嚙氣前的純粹與完整。當近代考古學家偶爾揭開千年古國的面紗，她那蒙娜麗莎般的微笑，她那栩栩如生的臉龐，她生前營造的宮宇、橋樑、佛塔、溝渠，無不閃爍出令人炫目的文明之光。

“沙埋龐貝”“千年樓蘭”“佛都于闐”“樂都龜茲”“交河故城”“獨山守捉”“象牙房子”“圓沙古城”“小河公主”“太陽墓地”“米蘭遺址”……它的每一次露面都驚豔如虹，玄妙如詩，美輪如畫，遙遠如夢。

西域被揭開面紗，始自近代。可惜的是，完成這一開創性事業的，不是腦袋後面拖著辮子的中國人，而是西裝革履的外國探險家：奧利爾·斯坦因、斯文·赫定、沃爾克·貝格曼、艾爾沃思·亨廷頓、橘瑞超……直到今天，英國、德國、日本、瑞典、法國仍有大批人從事西域學研究，大量新疆文物至少躺在兩百多座外國博物館裡。粟特文只有德國、英國、日本語言學家能夠看懂，北京大學教授段晴只能勉強讀上幾段。中國精通吐火羅語的學界泰斗季羨林已經駕鶴西去，中國梵文研究第一人蔣忠新已成故人，中國古突厥語研究開拓者耿世民也於一年前過世。特別是處於中國東方海上的日本，一直有大批學者把西域作為畢生的研究目標，他們成立的西域文化研究會已有 60 年的歷史。我有幸翻閱過日本作家陳舜臣的歷史散文《西域余聞》、井上靖的歷史小說《樓蘭》和《異域人》，讀過日本學者前島信次的科普讀物《絲綢之路的九十九個謎》、長澤和俊的史學著作《絲綢之路史研究》和《樓蘭王國》，聽過日本音樂家喜多郎的歌曲《絲綢之路》，看過日本畫家平山創作的西域畫作，也反覆瀏覽過日本考古學家繪製的樓蘭美女復原圖。記得年過花甲的井上靖第三次從新疆歸來時，曾專門寫了一篇散文，發表在中國的《人民日報》上，文章的結尾是：“我愜意地燃起了從西域歸來的第一支煙……”

為此，我深感震撼，又倍感汗顏。

因為作為中國人，我們對西域文明價值的認識遠未達到應有的高度，我們的國

家觀、民族觀、文化觀有待於進一步矯正；因為每當講述中華文明史的時候，我們往往忘記了在東夷文明、黃河文明之外，還有同樣光芒四射的西域文明；因為我們在描述中國人的體質特徵時，往往習慣於強調“黑頭髮、黑眼睛、黃皮膚”，卻常常忽略了生活在天山南北的白皮膚的歐羅巴人種以及歐羅巴、蒙古混血人種；因為我們常常自稱“華夏兒女”“炎黃子孫”“龍的傳人”，卻不清楚這是“黃帝中心論”思想和大漢族主義在作怪，中國人不僅有黃河哺育的炎黃子孫，還有來自東部沿海的蚩尤子孫和來自西部草原的古歐洲人後裔；因為西域的母體是中國，中國人應該優先享受這一世界級文明瑰寶放射出的無盡光華；因為人口數量高居世界第一、學者絕對數也同樣巨大的中國，不應該在西域研究上落在外國學者特別是日本人後面。

於是，時間與學識都局促不堪的我，硬著頭皮走進了西域四十八國。

目 錄

第一編 絲路南道十一國

第一 章	樓蘭——沉埋千年的綠洲神話	17
第二 章	婼羌——曾經的“去胡來”	64
第三 章	且末——車爾臣河上的國家	78
第四 章	小宛——塞人的意外收穫	86
第五 章	精絕——沙漠中的小龐貝	101
第六 章	戎盧——在于闐的陰影裡	117
第七 章	扞彌——深藏不露的“沙漠玫瑰”	121
第八 章	渠勒——搞不清方位的絲路城郭	136
第九 章	于闐——和田玉的故鄉	142
第十 章	皮山——山東人創立的城邦	185
第十一章	莎車——在“半夜雞叫”中睡去	190

第二編 蔥嶺十國

第十二章	西夜與子合——糾纏不清的孿生兄弟	215
第十三章	烏扥——聖人不到的地方	227
第十四章	蒲犁——藍天下的石頭城	231
第十五章	依耐——你的坐標在哪裡	239
第十六章	無雷——流逝的中國領地	241
第十七章	桃槐——蔥嶺“吉卜賽人”	248
第十八章	捐毒——藏在山間峽谷中	254

第十九章	休循——鳥飛谷的主人	260
第二十章	大宛——天子夢中的汗血馬	263

第三編 絲路北道十一國

第二十一章	山國——關於道路的故事	299
第二十二章	尉犁——在孔雀河臂彎裡	306
第二十三章	渠犁——漢朝的屯田基地	310
第二十四章	焉耆——一抹美麗的胭脂紅	316
第二十五章	危須——小小尾巴國	338
第二十六章	烏壘——都護府駐地	343
第二十七章	龜茲——飄逝的樂舞與梵音	366
第二十八章	姑墨——取名“沙漠”的國度	407
第二十九章	溫宿——為鳩摩羅什墊背	414
第三十章	尉頭——一道狹長的河谷	421
第三十一章	疏勒——十字路口的綠洲	428

第四編 天山十六國

第三十二章	車師前國——絲路明珠的破碎剪影	475
第三十三章	車師都尉——位置決定態度	503
第三十四章	狐胡——大蒜的故鄉	506
第三十五章	車師後國——天山北麓一霸	510
第三十六章	車師後城長國——駐屯軍衛星國	546
第三十七章	蒲類——飲馬巴里坤	549
第三十八章	蒲類後國——山北“老人國”	563
第三十九章	郁立師——月氏的分支	570
第四十章	卑陸與卑陸後國——有關分手的故事	574

第四十一章	劫——是個時間概念嗎	581
第四十二章	東且彌與西且彌——請嚐嚐班勇的大刀	584
第四十三章	單桓——西域最小的國家	592
第四十四章	烏貪訾離國——瑪納斯河畔的匈奴	596
第四十五章	烏孫——迎風怒放的天山雪蓮	601
 後 記		635

第一編

絲路南道十一國



第一章 樓蘭——沉埋千年的綠洲神話

鄯善國，本名樓蘭，王治扞泥城，去陽關千六百里^①，去長安六千一百里。戶千五百七十，口萬四千一百，勝兵二千九百十二人。輔國侯、卻胡侯、鄯善都尉、擊車師都尉、左右且渠、擊車師君各一人，譯長二人。

——班固《漢書》卷九十六上

一、黑色的記憶

1900 年（光緒二十六年），一個沒有記憶疲勞的年份。但對於大清來說，卻是一個既無豔陽又無皎月的歲月。在八國聯軍從東部沿海的天津殺進北京的同時，一支西方探險隊也從西部邊陲的喀什出發，大搖大擺地走向“荒涼得如同月亮上一樣”的羅布荒漠。

這是一支有 15 隻巴克特利亞^②種駱駝組成的駝隊。

騎在頭駝上，瀟灑地叼著煙捲，向空中吐著煙圈的，是一個頭戴氈帽、留著八字鬍、鼻樑上架著眼鏡的西方人，名叫斯文·赫定，35 歲，德國地理學家馮·李希霍芬的學生，瑞典化學家諾貝爾兒子的家庭教師，一位具有三次中亞考察經歷的瑞典探險家。他此行冠冕堂皇的任務是，實地測量傳說

① 漢代的 1 里，王學理、陳夢家認為相當於今 417.53 米；秦代的 1 里，白壽彝認為相當於今 346.5 米，林劍鳴認為相當於今 345 米。

② 公元前 3 世紀古希臘殖民者建立的希臘化奴隸制國家，又稱大夏，在今阿富汗北部地區。

中的“中亞地中海”——羅布泊的準確位置，為自己的老師馮·李希霍芬與俄國探險家普爾熱瓦爾斯基關於羅布泊位置的爭論提供實證。因為普爾熱瓦爾斯基經考察認定，喀拉庫順^①就是羅布泊，中國地圖對羅布泊位置的標註是錯的。馮·李希霍芬則認為，普爾熱瓦爾斯基見到的喀拉庫順是個淡水湖，而羅布泊是個鹽湖，這是兩個位置不同的湖泊。就連斯文·赫定也對老師的推論有所懷疑：在同一個羅布荒原裡，怎麼會並存著南北兩個羅布泊呢？當然，故意對外張揚的，往往不是真心話。此前，他已在新疆和闐發現了兩座沙埋遺址——丹丹烏里克古城和喀拉墩古城，收穫了一批價值連城的文物。尋找民間傳說中的大漠古城與財富，才是他此次新疆之行不可告人的目的。

為了確保行程順利，他在駝隊組成人員上煞費苦心。駝隊裡，有吃苦而精明的羅布^②嚮導奧爾得克，有富於野外生存經驗的羅布獵人阿不都熱依木，有老實可靠的維吾爾族駒俠帕皮巴依，還有機警勇武的哥薩克警衛切爾諾夫。

3月下旬，駝隊從庫魯克塔格山南麓的阿提米西布拉克綠洲啟程，由北向南進入土丘密佈的羅布荒漠。

28日，羅布荒漠裡一個難耐的日子。傍晚，斯文·赫定和隊員們在沙漠中發現了一處長著幾棵樺柳的窪地。有植物生長的地方必定有水，斯文·赫定決定停下來挖水，但鐵鍬被37歲的嚮導奧爾得克遺忘在下午經過的廢墟了。沒等斯文·赫定埋怨，嚮導便在晚飯後騎上一匹馬匆匆北返，主動回去尋找鐵鍬。

似乎是一種神示與天意，大漠突然颳起了可怕的沙塵暴，嚮導在狂風中迷了路，但是一座泥塔指引著他，在離塔不遠的地方發現了房屋的殘跡。不可思議的是，他不但找到了鐵鍬，還發現了一些半隱在沙土中的木板、古錢和雕刻品。

在嚮導回去尋找鐵鍬的那段時間，斯文·赫定一次次翹首企盼著，形同熱鍋上的螞蟻。他並不知道，如雅典娜暗中助推著阿爾戈英雄們的船隻一般，幸運女神正悄然向他走來。第二天黃昏，當嚮導帶著意外收穫——撿來的木板趕上南行的隊伍時，苦苦等待的斯文·赫定驚呆了：木板的花紋具有典型的希

① 湖名，蒙古語意思是“地域”，維吾爾語意思是“黑部隊、黑婁部落”。

② 古樓蘭後裔，因生活在羅布泊周邊而得名。

臘藝術風格！探險家的直覺告訴他，這塊千年不朽的精美木雕，屬於上一個千年的佛教文明，是某個來去無蹤的神秘古國邀請探險家來訪的國書。嚮導發現的一定是一座沙埋古城，自己有可能成為第一個揭開塔克拉瑪干^①沙漠文明之謎的人。考慮到帶的水所剩無幾，他決定第二年從頭再來。

光緒二十七年（1901）三月初的新疆，山寒水瘦，天寂地寥。瑞典人果然又來了。

3月3日，數字整齊好記，又意味著吉祥，像是精心挑選的“黃道吉日”。這一天，駝隊意外踏上了一條依稀可辨的古道。突然，頭駝停了下來，一個碩大的土堆擋住了去路。經驗豐富的斯文·赫定認出，那不是千年強風雕琢而成的突兀土堆，而是一座殘破的印度式佛塔的遺跡。他快步走上土堆，放眼望去，一座被沙漠掩埋已久的古城出現在視野中：一道人工河反射著夕陽的餘暉，成片的古建築分佈在佛塔與運河之間。細沙之下的官署、寺廟、僧舍、馬棚、街市、瞭望塔、生活用具，特別是保存完好的紙本漢文文書、漢文木簡、佉盧文^②文書，讓他心潮湧動，驚詫莫名。那一刻，他彷彿聽到了這條乾涸已久的人工河最新的脈動，也似乎聽到了千年前的綠洲古國鼓翼而過的聲響。

他在《亞洲腹地旅行記》中興致勃勃地寫道：“我們將那城的每一所房屋都掘開，最後只剩下間土蓋的房屋。我們在那屋裡找到了36張有中國文字的紙，有文字的小木板。除此之外，我們還發現一些破衣、魚骨、印有花紋的毛氈等。我相信這些毛氈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接著我們考查一座泥塔，但它卻是實心的。我們只在它的旁邊找到兩管中國毛筆，兩個瓦罐和無數的小錢……這就是當年繁盛一時的樓蘭古城。樓蘭城以及我在那廢址中極幸運所得的發現足以編成一整部書。”

透過考察資料，他認定樓蘭城是4世紀初失守的。在日記中，他想像的翅膀開始翔舞：“當城中戰雲密佈時，官吏們並沒有忘記公家的責任，他們仍盡心盡責，在戰鼓與烽火中寫完他們的報告。這些中國人的品行和勇敢精神令人感動。由此可知這個非凡的民族如何能統治半壁亞洲——這並非幻想力的創

① 古突厥語，原意為“沙漠底下的家園”或者“埋在沙漠裡的城堡”。

② 公元2—4世紀流傳於鄯善、于闐一帶的一種文字，又稱“尼雅俗語”。這種文字本來用於拼寫古印度西北方言——犍陀羅語，印度阿育王曾使用過，後被貴霜王朝作為官方文字，但2世紀後被印度與貴霜廢棄。

造物，也不是詩，這是赤裸裸的真實。那些信札在地上埋了 1650 年後，現在又給我們一個音信。它們的災禍、憂患和喜樂終見天日。”

在難以言表的激動中，斯文·赫定將發掘出的文物運回西方。考慮到自己既不是考古學家，也不是漢學家，斯文·赫定聽從老師馮·李希霍芬的建議，把全部材料交給了住在威斯巴登的漢學家卡爾·希萊姆，並由希萊姆向世界宣佈：“那城名叫樓蘭^①，在 3 世紀極一時之盛。”

希萊姆去世後，這些材料又轉交到了住在萊比錫的中亞文字研究家康拉德（中文名孔好古）手上。康拉德興奮地說：“樓蘭文件是一種敘事詩，是用世界歷史的重大、狂暴、黑暗的背景描寫的世情畫。”

1600 年前的絲路重鎮——樓蘭重現人間！

同樣令世界瞠目的是，斯文·赫定並未忘記老師交代的任務，他用近萬個數據證實，俄國人普爾熱瓦爾斯基發現的“羅布泊”——喀拉庫順，並非中國史籍記載的羅布泊。恩師馮·李希霍芬對普爾熱瓦爾斯基的質疑是對的，羅布泊是喀拉庫順東北方向一個古老的湖盆。他據此推斷：羅布泊是個“游移湖”。

如兩聲平地驚雷在耳邊炸響，令此前埋頭舊紙堆的東方學者們震驚不已。被認為“沒有新聞的”“世界上距離海洋最遠的”新疆，從此吸引了無數探險家和考古學家的目光。光緒二十八年（1902），東方學家代表大會在漢堡召開，由各國東方學家組成的“西域和遠東歷史、考古、語言與民族國際考察委員會”正式成立。各成員國也相繼成立了國家西域考察委員會。西域迅速升溫為世界考古與探險的熱點，並幻化為許多探險家永遠不變的地平線。

從此，斯文·赫定——這個在瑞典幾乎與諾貝爾齊名的人，為廣袤的亞洲腹地深深吸引，將人生的目標全部傾注在對中國的探險事業上，以至於終生無暇娶妻。他曾無比驕傲地宣稱：“我已和中國結婚了！”

這是一個令人震撼也令人沉醉的宣言，但每一個聽到這句宣言的中國人反而感到臉紅。因為中國的樓蘭古城，不是由中國人而是由外國人首先發現的，這也成為中國考古人心中永遠難以抹去的恥辱記憶。

^① 一說產生於印度語 Kroraina，表示“土地”“城市”。馮承鈞認為樓蘭之名源於牢蘭海（羅布泊的古稱）。

二、樓蘭在哭泣

1905年聖誕節，一個美國人懷揣玄奘取經路線圖，首次闖進了擁有大量佛教建築和精美佛像浮雕的鄯善國古城——米蘭^①遺址，並對樓蘭廢墟與羅布鹽澤進行了氣象考察。^②他叫艾爾沃思·亨廷頓，是一位氣象學家。萬幸的是，他是為數極少的不以盜掘文物為目的的外國人。

期間，另一位探險家——為英國印度政府服務的匈牙利人奧利爾·斯坦因發現了沙漠中的龐培——精絕國古城尼雅，並滿載著從尼雅盜走的文物回到印度，在那裡埋頭書寫名為《古代和闐》的學術報告和探險遊記。樓蘭被發現的消息，或多或少沖淡了他心中的喜悅。研究完斯文·赫定的考察報告，他那蔚藍色的眼睛突然放射出閃電般的光芒，他認定，樓蘭附近的幾座古城還沒有被斯文·赫定涉及，那裡應該擁有無數的古文物。於是，他迫不及待地開始籌備第二次西域探險的費用。

在得到大英博物館的資助（前提是尋找到的文物必須交給博物館）後，他於光緒三十二年（1906）四月開始了第二次西域之旅。經克什米爾、喀什、和闐、尼雅，於十二月上旬抵達若羌，由羅布嚮導托克塔阿渾帶路，來到了磨朗遺址（米蘭遺址）。鑑於此地文物過多，他決定一月份再來進行重點發掘。

大漠的冬季，寒風刺骨，滴水成冰。興奮而急切的斯坦因哪管甚麼嚴寒？光緒三十三年（1907）一月二十三日，斯坦因率領大批僱傭民工再次闖入磨朗遺址，開始了瘋狂的挖掘。在一座堡壘中，發現了上千件吐蕃文書，證實此地是吐蕃伸向塔里木盆地的一個觸角。在堡壘附近一座坍塌的佛寺裡，挖掘出幾尊泥塑的佛頭，許多梵文貝葉書。在堡壘西方1.6千米的土堆群中，挖掘出一座圓頂佛寺——米蘭大寺。清理到離地面一米多時，一面繪著有翼神像（可能是佛教有翅人物迦陵頻迦）的護牆板顯現出來，他不禁大吃一驚，“在亞洲腹地中部荒涼寂寞的羅布淖爾岸上，我怎樣能夠看到這種古典式的天使呢？”

大量精美絕倫的壁畫被他挖下，連同泥塑佛頭一起仔細裝箱。斯坦因在書中不無驕傲地說：“我十分滿意的是，兩年後打開這些箱子的時候，因為裝箱

① 蒙古語“米勒”的音譯，意思是“馬”。

② 見亨廷頓《亞洲的脈搏》，新疆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時的十分謹慎，所有繪畫的泥版遺物竟能安全地到達不列顛博物館。”^①

那幅被盜走的有翼神像，後來被斯坦因認定是希臘神話中的愛神，並錯誤地將其冠名為“有翼天使”。

隨後，他僱用了二十一峰駱駝，參照斯文·赫定手繪的路線圖，自南向北進入樓蘭古城。與較為注重發現的斯文·赫定相比，他更注重發掘，因此，他步前者後塵所進行的發掘，帶有更為明顯的破壞性。在樓蘭古城以及附近地區，他又發掘出成批的漢文木簡、佉盧文簡牘以及其他文物。在大肆搜刮後，他裝模作樣地對樓蘭古城進行了精確測量，然後把坐標公佈給了世界。

在樓蘭收穫頗豐的他，仍意猶未盡，繼續向東奔赴敦煌，去收買那位外表猥瑣的莫高窟道士王圓鑑。

斯文·赫定、亨廷頓和奧利爾·斯坦因的意外成功，恰如繪製了一張消失千年的“藏寶圖”，召喚著一批批外國探險家先後光顧樓蘭，為揭開樓蘭的神秘面紗並順便搶奪文物展開競賽。

日本僧人橘瑞超以“訪求佛教東漸古跡”的名義，開始了漫長的“西遊記”，並在樓蘭收穫了超出預期的“考察”成果。他在東晉時期羅布泊地區的第二大城市海頭，發現了前涼西域長史李柏的一封文書，這封文書不僅為了解前涼經略西域提供了第一手資料，而且為研究魏晉書法提供了珍貴的實物標本。“李柏文書”現藏在日本京都龍谷大學圖書館內。他還將在若羌發掘和徵購的文物，連同在米蘭佛寺剝離的壁畫，轉贈給了朝鮮總督府博物館，現存在韓國首爾國立中央博物館內。

俄羅斯探險家馬洛夫從米蘭古城及其附近的吐魯番墓葬群，盜走了大批古藏文簡牘。而他的同胞奧登堡從樓蘭盜走了多少文物，其中細節至今不得其詳，但有人在俄國科學院東方研究所彼得堡分所裡見到了一批佉盧文經濟文書。

古跡在流血，樓蘭在哭泣。

陽光慘烈如葬，歷史放行的車馬漸漸遠去，樓台堞堞已被煙火和草木深埋。蒼穹下的樓蘭、米蘭、鄯善古城，似一具具靜臥在坦蕩大地上的文明的遺體，既有時間賦予的怵目驚心的結痂，更有所謂的探險家留下的一道道受難的傷口。

① 見斯坦因《西域考古記》，商務印書館2013年版。

三、一千口棺材

“樓蘭，請不要哭泣，您能否說說自己的身世？您到底是誰？來自哪裡？何時來到此地？官方語言是甚麼？您與焉耆、龜茲人是否是近親？”

這一系列的疑問，不僅在近代，即便是今天仍能把人“繞”暈。在當今中國，除了極個別“迂腐”的歷史學者和“死板”的考古學家，似乎人們都在忙於掙錢、炒股、上網、相親，大家沒有興趣也不願意去刨根問底。

但歐洲人感興趣，日本人感興趣。他們不但感興趣，還不畏艱險，不惜錢財，拋妻別子，甚至終身不娶，把畢生精力放在揭開這些看似毫無意義的謎底上。

其中最為執著的，當屬斯文·赫定。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1933），69歲的斯文·赫定以“鐵道部顧問”的名義來到新疆，幫助中華民國政府勘測後來的蘭新鐵路。當時，新疆軍閥盛世才正與回族將領馬仲英激戰。斯文·赫定探險隊的四輛卡車被潰逃的馬仲英強行徵用，馬仲英得以順利逃往庫車。因為涉嫌“幫助馬仲英脫逃”，他們被盛世才請來的蘇聯紅軍扣押在了庫爾勒。

民國二十三年（1934）三月二十七日，一名蘇聯紅軍上校轉達了盛世才的命令：“你們去烏魯木齊不安全，最好到羅布泊無人區去，研究‘灌溉問題’。”就這樣，歪打正著，斯文·赫定得以再次來到久違的羅布泊。

兩天後，被馬仲英徵用的汽車返回駐地。他們從庫爾勒乘車抵達尉犁，然後棄車登舟，沿孔雀河^①前往羅布泊。在這次“田園般的旅行”中，斯文·赫定遇到了當年的嚮導奧爾得克。在斯文·赫定離開新疆的32年裡，奧爾得克已經變成了71歲的老人，但他一直等著瑞典人，因為他有另一個重大發現：在孔雀河邊的荒漠中，有一座一千口棺材的小山，那是誰也不知道的古跡。

斯文·赫定的眼睛又一次亮起來。鑑於自己需要以主要精力從事蘭新鐵路的測繪，他決定委託31歲的助手沃爾克·貝格曼帶隊，由奧爾得克做嚮導，前去尋找“有一千口棺材”的古墓。

於是，這支隊伍一分為二。斯文·赫定所率的測繪隊進展順利，其成果得到了中國政府的首肯。他於民國二十四年（1935）二月到達南京，國民政府主

① 據《魏書》記載，此地“土多孔雀，群飛峪間，人取養而食之”，孔雀河因而得名。

席林森接見了他，行政院長汪精衛率領 250 名官員聽取了他的演講。他還趕到漢口向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介石彙報了考察成果，蔣介石夫人宋美齡為他作了翻譯。

此時，他的助手沃爾克·貝格曼一行已經渡過孔雀河，在沙漠裡像黑瞎子一樣轉悠了 15 天。

奧爾得克記憶，那座有棺材的小山在孔雀河支流庫姆河以南地區，但渡過庫姆河後發現，這裡佈滿了雅丹、沙丘和樺柳墩，如同一個巨大的迷魂陣。艱難跋涉了一上午，結果，他們來到的竟然是昨天來過的地方——小湖灣。

當晚，大漠夜色顯示出濃鬱的面孔，稀稀拉拉的星辰如同一個個找不到家的幽靈。奧爾得克的一個同伴病了，他也被噩夢驚醒，說是夢見了魔鬼。第二天，面對探險隊員們的責問，一半是為了自贖，一半是感到茫然，奧爾得克開始像《一千零一夜》中的王后山魯佐德一樣不停地講故事，說那座佈滿墳墓的小山已經消失在新形成的湖泊中，再也找不到了。又說那是一個有“魔鬼守候”的地方，任何靠近它的人都要遭受滅頂之災”。

“我開始懷疑是否有這樣一個地方，或者他是否真的去過那裡。”貝格曼後來回憶說。

考察隊意外拐向了庫姆河的支流——一條寬度只有 20 米的無名河流，考察隊員隨口把它稱為“小河”。六月二日，考古隊沿著小河邊測量繪圖邊前進，沙漠裡特別熱，所有的人汗流浹背，周圍的牛虻又聞味而動，“可憐的人們幾乎要發瘋了”。

日影慢慢偏西，直到成為斜陽。在小河以東四千米的地方，一個渾圓的小山包兀立在沙漠之中，如同一個顯著的標誌。奧爾得克指著山包大叫：“那——就是它！墓地！”沃爾克·貝格曼和隊員們興奮地撲上山包：“小河墓地找到了！”

興奮之餘，沃爾克·貝格曼只是粗略地發掘了 12 座墓葬，帶回了 200 件文物。出於對老嚮導的敬意與感激，他將“小河 5 號墓地”命名為“奧爾得克的古墓群”。

沃爾克·貝格曼將 200 件文物裝車運走時，老嚮導眼中露出的是滿足與愜意，因為他心事已了，終於可以毫無遺憾地離開人世了。今天的我，實在難以對這位慈眉善目的老人品頭論足，在他看來，把心中的秘密告訴披著“文明”外衣的外國學者，讓這些被忽視的“舊物”為世界所知，為自己的家鄉

和祖先罩上一道絢爛的光環，似乎無可厚非。但站在中國角度上講，這無疑是中華文明的一場劫難。諸如此類的劫難還有很多，如敦煌莫高窟道士王圓籙將大量經卷販賣給奧利爾·斯坦因，土爾扈特人幫助俄國人科茲洛夫盜掘黑城遺址等。而站在人類的高度洞察，許多考古發掘本身就是劫難，因為歷史文物一旦出土，就不可避免地走向氧化、風化，如秦始皇兵馬俑身上的彩色已逐步褪去，馬王堆女屍身上的絲織物已經脫落，定陵裡的諸多文物在“文革”中遭到破壞。但是，如果不發掘、不考古，人類又憑甚麼去了解和認識自身的歷史呢？在人類的好奇心和考古劫難之間，真是一個永恆的兩難。當然，文物保護機構更應該把精力放在現有出土文物的保護和不得不進行的搶救性發掘上，而不是一味地追求甚麼“新發現”之類的“業績”。對此，現代偉人鄧小平處理兩國爭端問題上的一句話可以用在考古上：“我們這一代人處理不了的，就留待後人去解決。”秦始皇墓暫時不去發掘，無疑是一個明智之舉。

收穫巨大的沃爾克·貝格曼也有遺憾，那就是考慮到運輸與保存上的困難，他沒有帶回那具神秘的乾屍。

但他在向西方世界介紹他的驚世發現時，特別介紹了這具乾屍：“一具女性木乃伊面部那神聖端莊的表情永遠無法令人忘懷！她有著高貴的衣著，中間分縫的黑色長髮上面冠以一頂具有紅色帽帶的黃色尖頂氈帽，雙目微合，好像剛剛入睡一般。漂亮的鷹鈞鼻、微張的薄嘴唇與微露的牙齒，為後人留下了一個永恆的微笑。這位‘神秘微笑的公主’已經傲視沙暴多少個春秋，聆聽過多少次這‘死亡殿堂’中迴蕩的風嘯聲！而又是在甚麼時候，她面對明亮、燃燒的太陽，永遠地合上了雙眼？”^①任何人的笑只是短暫的一瞬，而她的笑卻藉助乾燥的沙漠化為了永恆，向世界展示了生命奇異的魅力。

貝格曼眼中的“微笑公主”，後來被詩意地稱為“小河公主”。

四、天大的意外

如同一道彩虹，“小河墓地”在驚世一現後，就沉入沙漠，再無聲息。第二年，考察工作因為中國時局混亂而中止。從此，斯文·赫定、沃爾克·貝格

① 見斯文·赫定、沃爾克·貝格曼《橫渡戈壁沙漠》，新疆人民出版社 2010 年版。

曼再也無緣回到魂牽夢繞的羅布泊。新中國成立後，羅布泊又因為核試驗成為一塊禁區，遙遠的“小河”步入了漫長的冰凍期。

“找到小河墓地，一直以來都是中國考古學家的夙願。”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長王炳華如是說。

1979年，絲綢之路熱由日本傳入剛剛重開國門的中國。日本NHK電視台和中國中央電視台合作拍攝絲綢之路，王炳華等一批考古學家被選作考古導引。

在馬蘭基地的幫助下，王炳華帶領綜合考古隊進入孔雀河下游尋找小河墓地，深入了相當一段距離仍未能如願。當他們來到羅布泊西部70千米的孔雀河古河道時，卻幾乎被天上掉下的餡餅砸暈——在河道北岸的小沙丘上的古墓溝發現了令國際考古界瘋狂的“太陽墓地”。墓地距今3800年左右，東西寬約35米，南北長約45米，面積約1600平方米。墓葬地表是規整的環列胡楊樹樁，最內圈直徑約2米，似一輪太陽，人被埋於“太陽”之中；以“太陽”為中心，又有七圈粗大的樹樁呈放射狀排列，井然有序，似太陽放射出的光芒，它因此而得名“太陽墓地”。

時隔一年，震驚世界的“樓蘭美女”——一具頭戴尖頂氈帽，帽子上插著羽毛的女木乃伊，被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的穆舜英等人發現。出土時，她仰臥在一座風蝕沙質土台中，身著粗質毛織物和羊皮，足蹬粗線縫製的毛皮靴，一尺多長的黃棕色長髮鬆壓在氈帽中，眼大窩深，睫毛翻捲，鼻樑高削，下巴尖翹，具有鮮明的歐羅巴人種^①北歐類型特徵。經測定，她死時年齡在45歲左右，生前身高1.55米，血型為O型，距今已有3800年的歷史。後來，日本人用現代技術製作了樓蘭美女復原圖，復原後的樓蘭女子有著驚人的美貌。^②

不過，我更欣賞由出生於山東的趙成文教授根據繪畫中的“三庭五眼”理論和他研製的“cck-3型人像模擬組合系統”復原的樓蘭美女圖。一位導演告訴我，她的韻味不亞於法國影星蘇菲·瑪索。

① 又稱高加索人種、歐洲人種、印歐人、白種人，佔世界總人口的54%左右。

② 據日本六甲山麓遺跡調查會研究員淺岡俊夫的文章《樓蘭王國與尼雅遺址》。

五、棺木中綻出的笑

2000年12月，65歲的王炳華及其九名隊員，再次開始了尋找小河之旅。王炳華的駱駝上馱著貝格曼的考古報告，身上裝著貝格曼當年繪製的路線圖，手裡拿著現代化的衛星定位儀，隨時捕捉著羅布泊的每一點歷史文化信息。

越往前走，生命的氣息就越加微弱，枯死的胡楊、稀落的紅柳在慢慢減少，偶爾可見的獸跡完全消失，周圍的沙山越來越高大，每前進一步都異常艱難，小河墓地卻渺無蹤影。

這是尋找的第四天，根據測算，墓地可能還在30千米外，而乾饉和冰水已經所剩無幾。繼續向前，能保證整個隊伍安全走出沙漠嗎？“再堅持三個小時，不行就往後撤！”面對大家懷疑的目光，王炳華咬牙做出了最後的決定。就是這可貴的三小時，小河墓地找到了。

2003年，國家文物局正式批准對小河墓地進行考古發掘。

那是一個無風的早晨，鏡頭聚焦到小河墓地，現場所有的人都屏住了呼吸，一座船形棺木正在緩緩開啟。緊繃在棺木上的牛皮斷裂的聲音沉悶而有力，像從幽深的海水裡傳出的某種震響。“那聲音刺激人的神經，讓人興奮，我感覺那是世界上最好聽的聲音，那是歷史從3800年前走來的腳步聲。”曾在現場開啟棺木的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長伊第利斯動情地說。

當伊第利斯揭下覆蓋著船形棺木的牛皮，小心翼翼地取下棺木頂上的第一塊蓋板時，裡面露出了些許淡黃色的毛絨物。伊第利斯並不急於往下操作，而是細細清掃了蓋板縫隙間的浮沙。在伊第利斯緩緩拿起第二塊蓋板時，現場頓時發出一片驚呼，一個年輕美麗的女屍的臉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立刻，一個如花的笑靨從棺木中綻放出來，這是一個凝固而永恆的微笑，生動而富於感染力，以至於看到的人都產生了一種發自內心的悅。

這個被稱之為“小河公主”的女屍，是一具女性木乃伊，頭戴尖頂毛氈帽，腳蹬牛皮筒靴，身裹毛織斗篷並別以木質別針，微微閉著雙眼，睫毛像一排幼松似的挺立著，上面蒙著一層細沙，以一種樸素而美麗的裝扮在沙海之中安然“沉睡”。

如此美麗的白人女屍，不免讓人想起70年前沃爾克·貝格曼發現的“微笑公主”。其實，對於學者們來說，膚色並不重要，不就是離太陽近的黑，離冰山近的白嘛；重要的是，這個本應生活著黃種人的地方，何時遷來了白種人？

經過考古鑒定，小河墓地位於樓蘭古城遺址以西 175 千米，它所代表的文明比樓蘭文明早了 1600 年左右。也就是說，在 3800 年前的塔里木^①盆地中，沒有絲織品，也沒有陶器，一群頭戴羽尖帽、高鼻深目的白種人在這裡駐足、生息。而公元前後的樓蘭，則是一個農牧兼有的綠洲城邦。兩者之間，存在著一個巨大的文明斷裂，令人無法將它們連綴起來。而小河，就成了這一大斷裂中遺落的一顆珍珠。

在新疆發現的文明遺跡中，小河墓地有著濃厚的宗教色彩和令人費解的歷史懸疑。譬如，在一些大槨形立木的根部有紅色七道陰紋線，在女乾屍的毛織斗篷上有七條紅色裝飾線，太陽墓地也有七圈放射圈。顯然，“七”這個數字對於小河古人有著某種特殊的意義。但它究竟代表著甚麼呢？而最令人不解的，是在小河墓地五千米的範圍內竟然未發現人類生活遺址。就連貝格曼這樣具有超常耐心和鋼鐵般意志的發現者，也不曾在沙海裡撈出一根針來。而遠古居民恰恰有在墓地旁守候並生活的習慣。難道小河人有悖生活常理？

對此，有的學者大膽猜想，小河墓地是小河人刻意在遠離人居的沙漠腹地建造的一座精神家園。理由是，位於孔雀河與塔里木河之間的那條小河，有可能是人工開鑿的河流。依此推理，小河人似乎不惜任何代價，在極易迷失方向的沙漠中，為部落的王者貴族建造了死者殿堂，作為族人的祭祀聖地和精神家園。之後他們便切斷水流，關閉了生死兩界，任憑風沙肆虐，也絕不讓外來者侵擾。

六、你到底是誰

那麼，這些遠古人類到底是誰？

語言學家告訴我，西域這個恆河、黃河、兩河文明交匯的地方，自古就是多民族聚居區。除了漢藏語系的漢、羌、氐、吐蕃等，阿爾泰語系的鮮卑、柔然、高車、鐵勒、堅昆、突厥、吐谷渾等，還有印歐語系的塞人、烏孫、月氏、樓蘭、龜茲、焉耆、高昌、粟特等。“小河人”講的是吐火羅語。吐火羅語與東方的印歐語——梵語、伊朗語、亞美尼亞語等關係疏遠，而與西方

^① 維吾爾語，原意是“農田、農業”，或者是“隨意流動、奔跑”，引申為“脫韁的野馬”。突厥語意思是“（注入湖泊、沙漠的）河流的支流”。

的印歐語——意大利語、德語、法語關係密切，它是印歐語系中較為原始的鄂音語組，所以被視為“歐洲甲骨文”。至於伊朗語、梵語等所屬的東方印歐語，屬於印歐語系中後期成熟的絲音語組，這也就是雅利安人^①比吐火羅人較晚東來的一大證據。

人類學家進一步論證說，古印歐語被視為除匈牙利語、芬蘭語和西班牙北部巴斯克方言以外的所有歐洲語言的共同母語，他們的祖先就是遊牧在裡海東部大草原上的古歐洲人。公元前 3000 年前後，古歐洲人依靠兩項偉大的技術革命——輪式車的發明和馬的馴化，開始了向農耕文明區的歷史性遷徙。公元前 2300 年前後，印歐人中的一支——史料上的“古提人”，一度推翻了兩河流域的政治明星——巴比倫王朝。公元前 2082 年，他們又被蘇美爾人征服，從此在近東消失。吐火羅人，據說就是神秘消失的古提人後裔，於公元前 2000 年左右進入塔里木盆地，在微波蕩漾的湖濱傍水而居，成為西域最早的開發者。中國當代學者林梅村肯定地指出，是吐火羅人開拓了絲綢之路。^②

1979 年，英國語言學家亨寧的遺作《歷史上最初的印歐人》發表。他認為，塔里木盆地的吐火羅人，就是出現在波斯西部的古提人。他分析了《蘇美爾王表》中古提王的名字，發現它們具有明顯的吐火羅語特徵。他相信，近東歷史上的古提人消失之後，便長途跋涉東移到了塔里木盆地。

僅靠語言學尚不足以服人。神奇的是，人種學專家得出的結論居然與之不謀而合。在亨寧的論文發表不久，中國考古學家就發現了太陽墓地。標本被分別送到三個著名的碳 -14 研究室——北京大學考古學系實驗室、中國科學院考古所實驗室、國家文物局文物科學技術保護研究所實驗室。除一個標本有偏差之外，其餘七個標本集中指向公元前 2130 年至公元前 1535 年。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所人類學實驗室專家韓康信，把孔雀河古墓溝居民頭骨與南西伯利亞、哈薩克斯坦、伏爾加河草原、鹹海沿岸銅器時代居民頭骨做了比較，發現它們同屬長中顱型原始歐洲人種，古墓溝頭骨與歐洲人種北歐類型相近，與長狹顱型歐洲人種的印度—阿富汗類型和南帕米爾塞人頭骨差異明顯，是迄今所知歐亞大陸上時代最早、分佈最靠東方的歐洲人種集群。

① 梵語意為“高尚”，古歐洲人的一支，大約在公元前 14 世紀前後進入印度、伊朗和中亞，形成了雅利安—印度人、雅利安—伊朗人。個別專家認為塞種人、烏孫人也是雅利安人。

② 見林梅村《開拓絲綢之路的先驅——吐火羅人》，原載《文物》1989 年第 1 期。

意大利薩薩里大學人類研究所的弗蘭卡拉齊，在美國斯坦福大學遺傳學家卡瓦利·斯福爾扎指導下，從樓蘭古墓溝出土的木乃伊上取出線粒體 DNA，分析出塔里木盆地古居民與西北歐洲人有著遺傳學關係。

鑑於古墓溝木乃伊、小河乾屍與樓蘭人都屬於白種人，所以我一度認為，正像黃河之於中原，尼羅河之於埃及，“兩河”之於巴比倫一樣，孔雀河應該是樓蘭國的搖籃。

但我的推測過於一廂情願了。經考古專家對羅布泊樓蘭城郊墓地的研究，發現樓蘭人出現在西域較晚，屬於歐洲人種的地中海東支（印度—阿富汗類型），與南帕米爾塞人有共同的種系起源聯繫。由此可以推測，在秦漢之際，來自中亞的古代地中海人種，越過帕米爾高原，沿著塔里木盆地南緣向東推進到羅布泊地區，成為漢代樓蘭國的主要居民。如果樓蘭國仍有古墓溝原始歐洲人後裔，人數已經不佔優勢，並漸漸被新來的歐洲人種地中海類型所稀釋。而古墓溝人則更多地參與了龜茲與焉耆的創建，因為後兩者所講的是吐火羅語，距今 3000 年的和靜縣察吾呼溝 4 號墓也與古墓溝人種接近。還有部分人來到新疆東部，證據是哈密焉布拉克古墓地人頭骨距今約 3100 年，與古墓溝人具有直接的種族人類學聯繫。也就是說，焉布拉克已經接近了河西走廊，因此可以設想，西遷前的烏孫和月氏在體質上是否和焉布拉克、古墓溝的古歐洲人種接近？這也是有待證明的人類學課題。

可惜，這些過程中國歷史上沒有任何記載。就連比古墓溝人晚 1600 年的樓蘭，自認為無所不知的中原太史令都聞所未聞。而且，這種令人遺憾的狀況一直延續到絲綢之路開通前後。

七、絲綢之路

歷史往往存在著驚人的巧合。當秦國統一中原的血腥計劃臨近尾聲的時候，草原上也颶起了強勁的匈奴“旋風”。面對這個殺人如同割馬草一樣簡單的草原霸主，樓蘭和鄰居國的選擇除了俯首帖耳就只有引頸受戮。他們既要不斷地納貢，還要像僕人一樣侍奉前來巡查的匈奴使者，樓蘭王苦不堪言。

攬亂這一格局的，是一支龐大的馬隊發出的雜亂的蹄音。

建元三年（前 138），漢武帝劉徹的使者張騫率百人使團從長安出發，試圖和西域的大月氏結成同盟夾擊匈奴。匈奴得到消息後，命令包括樓蘭在內的

西域各國對漢使圍追堵截。結果，張騫一行被匈奴俘虜。後來，張騫僥倖逃脫，造訪了西域各國，西域被宣佈“鑿空”，偉大的絲綢之路^①隨之開通。

綿延萬里的絲綢之路，既是地理的長度，也是歷史的長度。它從敦煌郡啟程，出玉門關或陽關，到達樓蘭後，因為西域南部被塔克拉瑪干沙漠分割為南北兩部分，所以被迫分成兩條通道。

一條通道由此向西南，經海頭（樓蘭古城南）、阿不旦村、婼羌（今若羌縣）至且末（今且末縣），然後沿南河一路向西，過精絕（今民豐縣北部）、扞彌（今于田縣北部）、渠勒（今策勒縣中部）、于闐（今和田市）、皮山（今皮山縣）、莎車（今莎車縣），稱絲路南道。從莎車分出兩道，一條向西北，抵達絲路北道的疏勒（今喀什市）；一條轉向西南，經子合（今葉城縣棋盤鄉）、蒲犁（今塔什庫爾于縣）、瓦罕走廊，出大月氏、安息、條支西通大秦（古羅馬），最遠到達犁靬（今埃及亞歷山大，後併入羅馬）。還有一條道路，從皮山向西南行，經烏秅（今葉爾羌河上游）、懸度（今明鐵蓋達阪一帶），然後進入難兜、罽賓，可達烏弋山離，再向西南行可抵達條支；如果從罽賓南行，則到達印度河口（今巴基斯坦卡拉奇），轉海路也可抵達波斯與羅馬。

另一條通道由此向北，經高車（今吐魯番）、焉耆（今焉耆縣）、尉犁（今庫爾勒市）、烏壘（西域都護府駐地，今輪台縣城東北）、龜茲（今庫車縣）、姑墨（今阿克蘇市與溫宿縣）、溫宿（今烏什縣）、尉頭（今阿合奇縣），到達疏勒，稱絲路北道。然後從疏勒又分成南北兩道，南道向東南抵達莎車，然後轉向西南，跨越葱嶺，進入南亞、中亞、西亞及歐洲；北道西跨葱嶺，出大宛、康居、奄蔡。

作為絲綢之路的必經之地、重要驛站和交通樞紐，樓蘭一度成為亞歐文明交流的代名詞。因此，漢代史學家司馬遷和古羅馬推羅城作家馬林諾斯曾經同時在著作中提到樓蘭。

就在西域——人類文明交流的十字路口，周穆王，使者張騫、甘英、蔡愔、秦景、王遵、宋雲、王玄策、常德、陳誠，史學家杜環，佛僧八戒、法顯、釋智嚴、寶雲、慧睿、智猛、竺法護、曇無竭、康法朗、道整、惠生、玄

① 早年這條東西通路沒有統一名稱。1877年，斯文·赫定的老師李希霍芬在《中國親程旅行記》中，首次把公元前114至公元127年間連接中國、河中以及印度的以絲綢貿易為主的交通路線稱作“絲綢之路”（德文作Seidenstrassen，英文作the Silk Road），簡稱“絲路”。



奘、悟空、行勤、繼業西去了；佛僧安世高、安玄、曇諦、安法賢、安法欽、康僧會、支婁迦讖、迦葉摩騰、竺法蘭、佛圖澄、曇柯迦羅、僧伽提婆、曇摩密多、曇摩耶舍、鳩摩羅什、卑摩羅叉、達摩笈多、提納薄陀、達摩戰涅羅，景教（基督教聶斯脫利教派）傳教士阿羅本，摩尼教（明教）僧侶拂多誕，天主教方濟會傳教士若望·柏郎嘉賓、隆如美、羅伯魯、孟高維諾、馬黎諾里、魯不魯乞，音樂家曹妙達、安米羽、白明達、蘇祇婆，天文學家迦葉、瞿曇、俱摩尼，意大利商人馬可·波羅，羅馬使節鄂多立克，波斯使臣蓋耶速丁·納合昔，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圖泰東來了。

踏著歲月的苔蘚，世界四大文明千里迢迢而來，原本不想在這個荒涼之地、邊遠之地、閉塞之地駐足，卻在不知不覺間為這塊廣袤、沉靜、壯美的地域，為這裡善意、寬容、求知的民眾所深深吸引。希臘雕花木板、羅馬藝術、拜占庭建築、波斯服裝、印度佛經、貴霜造像、漢朝文書隨處可見；佛教、景教、祆教（拜火教）、摩尼教、猶太教、伊斯蘭教、基督教、天主教、東正教先後抵達；漢語、佢盧文、于闐文、粟特語、突厥語、回鶻語、吐蕃語、波斯語、契丹文、西夏文、回鶻蒙古文、滿文、吐火羅語、犍陀羅語、安息語、瓦罕語、圖木舒克語等三十多種語言在這裡從容交流。從商品屬性上講，它是青銅之路、皮毛之路、玉石之路、珠寶之路、香料之路、絲綢之路；從承載的職能上，它又可以稱為商貿之路、外交之路、傳教之路、軍旅之路、遷徙之路；從發揮的作用上，它更像是東西方民族的對話之路，世界多元文化的交融之路，全球各個人種之混血之路。

絲路給西漢帶來的，並非新的物品，而是一種新的世界觀；西域被“鑿空”帶來的，並非甚麼新聞，而是不同文化之間的聯繫以及由此造成的新的人際關係和感知模式。絲綢之路最成功之處，不僅在於它在缺乏國際機制和組織框架的情況下延續千年，還在於它通過和平手段，實現並擴大了跨國商貿活動和跨種族文化交流，成為聯繫世界、締造和平、互通有無、傳播文明的金色通道。中華文明、印度文明、波斯文明以及地中海文明被前所未有地串聯到一起，世界四大文明互通有無、兼容並蓄的偉大時代來到了。如果有人說，沒有絲綢之路，就沒有亞洲大陸的歷史光彩，進而也沒有歐洲異軍突起的現代文明，甚至也沒有西方人引以為榮的地中海式藍色文明的成長與擴張，絕非誇大其詞。

因為絲綢之路，基督教《舊約》稱中國人為“絲人”，古希臘稱中國“賽里斯”，羅馬把中國叫作“新浪”（Sina），印度把中國稱為“支那”（Cina）。

中世紀之後，中國被歐洲稱為“陶瓷之國”，此後中國的英文名被永久地確定為 China。

八、樓蘭道

漢代絲路東段的實際起點，就是“樓蘭道”。

請您打開地圖，從今甘肅玉門關遺址^①西行，沿著已經斷流的疏勒河谷的亭燧，行至河谷盡頭的“都護井”（又叫甜水泉，今八一泉），向西北繞過三隴沙^②，行至阿奇克溝谷盡頭的“沙西井”（今紅十井），轉向西北，越過天地茫茫、白骨間道的“白龍堆”雅丹群，進入羅布泊北部的“龍城”雅丹群，經“居盧倉”^③，便可到達今羅布泊西北部的樓蘭城。

無論是地理的、生態的，還是心理的、象徵的，沙漠都彷若一幅恐怖的地獄圖。東晉高僧法顯路過沙河（白龍堆沙漠）時記錄道：“沙河中多有惡鬼、熱風，遇則皆死，無一全者。上無飛鳥，下無走獸，遍望極目，欲求度處，則莫知所擬，唯以死人枯骨為標幟耳。”顯然，這是一段讓人毛骨悚然、心驚膽戰的途程。直到遠遠望見水光瀲灩的羅布泊，漢代的行旅才如釋重負。如果說穿過“白龍堆”是走出了地獄，那麼走進樓蘭城便是步入了天堂。也許只有從乞丐做了皇帝的人，才能充分體會到這種令人暈眩的反差。

商旅眼裡的樓蘭，像一位慵懶的古典美人，斜倚在碧波萬頃的羅布泊旁，如詩如夢，風情萬種。每天清晨，她睡在蒙蒙霧氣裡，優雅而恬然，偶爾還會露出令人沉醉的豐韻胴體。東來西往的旅客不禁感歎：“這裡，簡直就是大漠天堂、海市蜃樓啊！”

“遠方的客人，請您停下來。”負責接待的樓蘭美女說，“卸下您的疲憊，讓駱駝享用苜蓿吧，吃饢、火埋烤肉，喝一口甘泉水。對不起，您還得上一點稅。”

一時間，樓蘭城客棧連片，商旅雲集，美女遍巷。中國的絲綢、茶葉，西域的良馬、葡萄、珠寶，最早都是通過樓蘭進行交易的。各色商隊經過這裡，

① 俗稱小方盤城，在今敦煌西北 80 千米處。

② 阿奇克溝谷與疏勒河尾閭相接處的一片高 50—70 米、寬 15—20 千米的土丘。

③ 西漢屯墾區，即土垠遺址，位於“龍城”雅丹群中。

都要落腳休整。對於無數穿行在絲綢之路漫漫征途上的使者、客商、僧侶來說，樓蘭開始成為他們心中的燈塔、歇腳的港灣、精神的驛站，並成為塔里木盆地六個人口超過萬人的國家之一。

由是，中西交通大開，從漢西去“求奇物”的使者“相望於道”，一年中最多有十幾個使團，最少也有五六個使團，最大的使團有數百人，最小的也有百餘人。行程最遠的要用時八九年，最近的也要幾年方能返程。使團帶去的牛羊達上萬頭，金帛數量也成千上萬。許多西域國家也派出使者隨漢使來到長安。

如果當時能從空中鳥瞰，您將看到一條緩緩流動的神奇曲線在樓蘭分成兩條，在大漠西部的疏勒重新相交，然後又分成兩條線向西方和南方無限延伸，如莊子筆下的鯤鵬在大漠高山間振翅飛翔。那是一張多麼令人震撼的西域絲路全息圖呀，沿線閃爍著星星點點的人文光亮，流淌著東去西往的國使商旅，喧響著令人捧腹的南調北腔，人人都想放飛夢想，人人都想整裝遠足，人人都想闖蕩江湖。

樓蘭是幸運的，有那麼多溫煦與驚悸的目光關注著她，上自皇室貴胄，下至商旅馱俠。春花秋月何時了，這裡永遠是駝峰擁擠，征人接踵，羌笛幽幽，驛馬聲聲，充斥著“行路難”的感歎，響徹著“將進酒”的規勸，少不了“桃園結義”的傳奇，免不了一見鍾情的邂逅。同時，她又是不幸的，每當東西失和，兵戎相見，這裡大抵總會遭遇一場血與火的劫難。

元狩四年（前 119），張騫二次出使西域。除了順利完成了漢武帝劉徹交辦的任務，他還在西域學會了一曲《摩訶兜勒》（馬其頓）音樂，並將曲子帶回長安，由宮廷樂師李延年改造成了《新聲二十八解》，被劉徹定為武樂。^①

當時的西域，尚且屬於草原帝國——匈奴的勢力範圍。外國的使團怎能不經批准，不發關牒，就在自己的地盤上隨意往來呢？匈奴單于全稱為“擗犁孤塗單于”，相當於漢語的“天子”，匈奴最高首領。漸漸有些坐不住了。

單于知道，漢使西行的第一站就是樓蘭。要收拾這些目中無人的漢人，必須在樓蘭下手。

① 見楊共樂著《早期絲綢之路探微》，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 2011 年版。

九、趙破奴出場

公元前 2 世紀初，樓蘭和姑師在匈奴指使下，派出聯合巡邏隊截殺漢使節，切斷了絲路交通，使得寄託著無數王侯與貴婦夢想的絲綢之路變成了“千里隴原，一片赤地”的死寂荒漠。持續不斷的壞消息傳到長安，劉徹大為光火。

元封三年（前 108），劉徹決定派兵西征^①。此時，可供劉徹派遣的將軍寥寥無幾。李廣在十一年前自殺，霍去病在九年前英年早逝，衛青也垂垂老矣（兩年後病死），李廣利四年後方才出道，而李陵才是個十歲左右的孩子。於是，劉徹想到了霍去病的老部下——從驃侯趙破奴。

這是一個稍顯青澀和陌生的名字。在劉徹如雲的戰將中，他算不上名將，李廣、衛青、霍去病、李廣利、李陵，哪一個的名氣都超過他。好在，《漢書》裡還能找到他的名字，他被列在《衛青·霍去病傳》的 12 個將軍中，排在最後一位。

趙破奴，今山西太原人，早年曾被匈奴俘虜，後來逃回漢地加入了騎兵部隊，被任命為軍司馬^②，成為霍去病如影隨形的貼身戰將。曾於元狩二年（前 121）跟隨 19 歲的驃騎將軍霍去病征伐匈奴右地並大獲全勝，戰後被封為從驃侯。對於長途奔襲，他有著超越同齡將軍的經驗與底氣。

趙破奴率領附屬國騎兵和漢郡兵共數萬人低調出征。輔佐他的，是從西域趕回的漢使王恢。這既是一位嚮導，還是一個參謀，而且在西域遭受過種種羞辱，有著對樓蘭等綠洲城邦的刻骨仇恨。

早在出征前，趙破奴就確定了此戰的三個目的：殲滅匈奴在西域的軍隊，教訓樓蘭、姑師，震懾所有西域城邦。等到漢軍進入西域，匈奴駐紮在西域的幾千軍隊早已聞風而逃。既然匈奴人不知去向，漢軍的兵鋒自然指向了樓蘭、姑師。按照行軍路線，第一站就是樓蘭。

面對不能有失的首戰，趙破奴一臉凝重。但漢使王恢笑著告訴他：“儘管樓蘭在城郭諸國中尚屬大國，但軍隊只有 2900 人，不足漢軍的十分之一，根

① 根據余太山《西域通史》，中州古籍出版社 2006 年版。有些史料認為是元封二年。

② 大將軍屬官。大將軍直屬部隊分為五部，每部設校尉一人，秩俸比二千石，為月穀 100 餉（一餉為一石，10 斗）；軍司馬一人，秩俸比千石（月穀 80 餉）。

本不是我們的對手。”

趙破奴的臉隨即亮了起來，他想起了 13 年前自己隨霍去病離開衛青的大軍，只帶 800 輕騎長途奔襲匈奴，成功斬殺了匈奴單于的祖父並俘獲了單于叔父的情景，想起了劉徹堅毅與信任的目光，也想到了此時正躲在城中瑟瑟發抖的樓蘭王。於是，他決定親率 700 輕騎突襲樓蘭。鏗鏘的馬蹄敲碎了絲路的寧靜，也打斷了樓蘭王的酣夢。根本沒有遇到實質性抵抗，漢軍便殺進了王宮，樓蘭王束手就擒。

戰後，趙破奴的威望直干雲霄。不久，漢軍揮師北上拿下了姑師。大宛和烏孫等西域大國受到強烈震撼，紛紛向漢示好。

“樓蘭願做漢臣！”善於審時度勢的樓蘭王終於開口了。消息傳到朝廷，就在人們以為劉徹要板起臉來對樓蘭王一頓臭罵並順便講一通大道理時，劉徹笑著說：“把樓蘭王放了吧，官復原職！”樓蘭王如釋重負。

靠在金色的龍椅上，劉徹頒詔封賞功臣，趙破奴被封為浞野侯，王恢被封為浩侯。就連從漢北地郡^①經大漠到東西浚稽山，然後折向西南直通車師、樓蘭的通道，也因為是趙破奴打開的，所以一度被稱為“趙破奴故道”^②。

只是趙破奴無福享受這些尊榮，他在六年後攻擊匈奴時兵敗被俘，後來僥倖逃回，最終牽涉進巫蠱之亂丟掉了身家性命。

而王恢出場的機會也不多，再次出場是為西征大宛的李廣利做嚮導，最後一次出場是在酒泉越權行事，依罪當斬，花了不少錢財才保住性命。

十、西長城

順著歷史長河的視線，我們就可以把近人看遠，遠人看近。我不得不說，劉徹是一個反傳統的人物。如同中國的地理環境一樣，中國文化是一個封閉自足的體系。大到天宇，小到凡塵，一切都已經有了聖人給出的解釋，你只需按照傳統的規矩行事，一切的改革、好奇與探險，都意味著胡鬧、浪費與危險。所以，中國文化提倡“父母在，不遠遊”，要求“非禮勿視，非禮勿聽”，推崇“百動不如一靜”。

① 郡治在今甘肅環縣東南的馬嶺鎮。

② 見王宗維《漢代絲綢之路的咽喉——河西走廊》，崑崙出版社 2001 年版。

但劉徹不同，他擁有世界上最寬廣的視野，最澎湃的慾望，最敏銳的思維，最強硬的手腕。作為天下最有權勢的人，他要站在高山之巔俯瞰世界，他要用自己的意志開拓疆域，他要讓包括遊牧民族在內的所有人匍匐在腳下，他要娶天下最美的女人——“傾城傾國”的李夫人，他要騎天下最好的駿馬——發動大宛汗血馬之戰，他要把帝國版圖擴張到極致——佔有了河西還要持續西進，他要做父輩、祖輩們從未做過的事，成為比秦皇還要偉大的千古一帝。如果說他第一次派張騫出使西域是為了與大月氏聯手對抗匈奴的話，那麼後來他在西域的征戰和對絲路的保護，就不能簡單地認為只是與匈奴一爭高下了，重要的因素還有：讓漢走向世界，讓世界知曉漢，讓中外互通有無。難怪摩尼教典中說：“除了以他們的兩隻眼睛觀察一切的中國人和僅以一隻眼睛觀察的希臘人之外，其他的所有民族都是瞎子。”

大宛、樓蘭和姑師被平定了，接下來的問題是，如何才能鞏固已有的戰鬥成果，保證絲綢之路的暢通，並在夢一樣遙遠的西域站穩腳跟？這是我們的問題，也是劉徹必須面對的難題。為此，劉徹仿照他的偶像秦始皇，做了兩件大事。

第一件大事，就是修築西長城。

其實，早在發動樓蘭戰役前，劉徹就未雨綢繆，於元封二年（前 109），將烽燧亭障^①從酒泉修到了玉門。太初三年（前 102），劉徹又決定“自敦煌西至鹽澤往往起亭”，也就是沿著樓蘭道，修築從玉門關到樓蘭的西長城。因為當時的玉門關，是漢朝極西的一道大門，再向西便是茫茫的白龍堆沙漠和荒曠的鹽澤，需要穿過 300 千米的沙漠才能到達樓蘭。如果沒有順暢的通道，如果不能步步為營，即便佔領了樓蘭，也是難以站住腳的。最管用的辦法，就是建立一條牢固而順暢的軍事通道，儘管這要耗費巨大的代價並要克服難以想像的困難。

很多時候，我們不能用今天的眼光與耐力，去度量手工時代的古人。既然皇帝不缺魄力，百姓就不缺智慧。既然秦代軍民能用最原始的勞動工具在崇山峻嶺之上建起偉大的萬里長城，那麼，漢代軍民在大漠戈壁修建烽燧，何難之有？

① 烽火台加上旁邊的營房合稱烽燧，建在交通線上，前後相望。遇到戰事，白天點起狼煙、夜間點起烽火來傳遞戰爭信息，是中國古人發明的信息高速公路。邊塞要地的堡壘稱亭障。

這道西長城到底是怎麼建起來的？斯坦因早在上個世紀初就在這裡找到了答案。斯坦因首先考察了玉門關附近的一段古長城廢址，發現這裡的長城並不是用磚石砌就的，而是用“葦草捆在一定的間隔，同泥層交互砌成一道正規的城牆，全部經過鹽滷滲透之後，堅固異常，牆外面同內部成捆的葦稈成直角形，還放有別的葦稈，捆紮得很仔細，形成束柴，砌成堤形。葦稈束一致長八呎，高達七呎，厚約八吋。這種奇形怪狀、仔細堅固的牆……牆頂葦稈捆中露出小塊絹頭”。這種獨特的建築方式，在人煙稀少、缺水缺磚的西域，的確是一大創造。

接下來，他帶著熱切的期待沿著西延的長城繼續考察，“從一座堡壘走向又一座堡壘……有些處所還保存有六七呎高……這些碉堡，意思是拿來保護一段連續不斷的邊牆的……蘆葦相間的泥層，因為有鹽滷浸透，已成半化石狀態”。這樣建成的長城本身“便可以抵抗人與自然。由於蘆柴束連合的彈力和黏著性，所以抵擋遲緩而不斷的風蝕力量，比任何其他東西都要高明。我注視著聳立前面幾乎垂直的城牆，不能不驚歎古代中國工程師的技巧。在這一望無垠的沙漠中，無有一切出產，有些處所甚而滴水俱無，建設這種堅固的城牆，一定是一樁很困難的工作。”

他還在敦煌西北“沿伸張出去的長城西段的光石子高原邊上，發現了很多距離不等而完整的古壘，翼然聳立”^①。

如今，西長城即使倒塌得只剩下一堆低直的土堆，其路線依然表現得異常清晰。與城牆平行相距約十碼，有一條溝形直線，是上千年來戍守的邏卒往來踐踏，在粗沙土上形成的一條窄狹分明的道路。身臨此境，我彷彿能看到烽火台上騰空而起的狼煙，北部戈壁上由入侵的馬隊攬起的滾滾煙塵，還有劍拔弩張的戍卒們噴火的眼神。

據考證，這段西延的漢代長城，先是從玉門關，經羅布荒漠，修到了樓蘭。在敦煌西北戈壁至羅布泊的綿延一百多千米的長城沿線，分佈著至今仍保存完好的 81 座烽燧。在漢進駐輪台、渠犁屯田後，又將烽燧修築到了使者校尉^②駐地輪台與都護府駐地龜茲，共修築烽燧 300 座，基本實現了五里一燧，

① 見向達譯《斯坦因西域考古記》，中華書局、上海書店聯合出版，1987 年版。

② 由漢武帝在西域設置的代表朝廷處理西域事務、兼司屯田的官員，後來成為西域最高軍政長官西域都護的全稱——都護西域使者校尉。

十里一墩，三十里一堡，百里一城塞。負責管理烽壘的，是郡太守之下的都尉，都尉之下設障尉、侯官、侯長、燧長。每一燧配備戍卒3—30人。由於烽燧亭障相望，這樣就從河西走廊到塔里木盆地東北部，形成了一道“烽火通道”和“鋼鐵防線”。它更準確的名字，應該是“西域長城”或“極西長城”。

十一、牆頭草

劉徹做的第二件大事，就是駐軍與屯墾。

太初四年（前101），劉徹設置了使者校尉，數百名漢兵來到輪台、渠犁屯田，以便為來往的漢使與商旅提供補給。

在劉徹忙得不亦樂乎的時候，他的死對頭匈奴也沒閒著。與之針鋒相對，匈奴狐鹿姑單于在太始元年（前96），任命一個子弟為日逐王^①，以強化對西域的統治。日逐王又下設了僮僕都尉，負責對西域各國徵稅。僮僕，意思是未成年的僕人。可見，匈奴是把西域各族當作小奴看待的。隨著日逐王的設立，匈奴帝國的政治版圖發生了微妙的變化，控制區由五部分擴展為六部分，單于直接管理的中部位於漢朝代郡（郡治在今河北蔚縣代王城）、雲中郡（郡治在內蒙古雲中城）以北的蒙古草原；左屠耆（賢）王管理東方南部，南與漢朝上谷郡（郡治在今河北懷來東南）、東與烏桓（東胡的分支）相接；左谷蠡王管理東方北部，北與丁零（又稱鐵勒、敕勒、高車）相接；右賢王管理西方南部，與氐、羌相接；右谷蠡王管理西方北部，與堅昆（後稱黠戛斯）、呼揭（後稱突厥）相接；日逐王管理西方西部，即西域地區。機構設置則為，單于由左右骨都侯、左右大且渠輔佐；左右賢王、谷蠡王屬下的官員為左右大將、左右大都尉、左右大當戶、左右黎污王、左右呼知王、左右呼盧訾王、左右薁鞬王、千長、佰長、什長。這是一個建制完整、規模宏大的軍事集團。

聽說樓蘭王倒向漢朝，匈奴立刻發兵來攻。樓蘭堅持不住，漢朝又鞭長莫及，樓蘭王只能與匈奴尋求妥協，表示暗中服從匈奴，將長子派到匈奴擔當人質，另派次子到漢朝做人質。

一個人怎能同時騎兩匹馬，這不是兩面派嗎？劉徹聽說後，派屯駐玉門關

^① 匈奴貴族封號，地位次於左右賢王、左右谷蠡王。除左賢王常為太子外，包括左右日逐王在內的其他九王也有擔任單于的資格。

後記

余秋雨先生說，如果你想研究的歷史不是一般的歷史而是“大歷史”，如果你想從事的文學不是一般的文學而是“大文學”，那麼，請務必多去西域。

地球，這個在銀河系裡幾乎找不到的微小顆粒，十分之七是海洋，十分之三是陸地。在不多的陸地中，最大的一塊是歐亞大陸。這塊陸地中央，就是我正在“大寫”的西域。

請讀者們千萬不要忽視余秋雨先生的提醒，儘管這裡距離海洋最遠，儘管這裡大漠漫漫、歧路遙遙，儘管 160 萬平方千米的新疆僅有綠地百分之八點八九，儘管有限的綠洲承載了新疆百分之九十五的人口，但存在上的對水的絕對依賴，環境上的自我隔絕與封閉，地域上的孤立、分散和離群索居，使得這裡的每一塊綠洲都特色獨具，五彩紛呈。也就是說，這裡有四十八個古國，就可能擁有四十八種風情。

以天山為“書脊”，西域是一本打開的巨著。這裡並不封閉，因為有三條遠古絲路從這裡詩意地穿過，使之成為世界四大文明交匯的福地，各種看似天差地別的元素糅合在一起，孕育了一個與黃河文明、東夷文明同樣璀璨奪目的混血文明——西域文明。有人形象地比喻，它是世界四大文明相遇、糾纏而形成的一個鬼魅而絢爛的花結。

如今的西域，像一個精緻的夢，只對嚮往者、心儀者、冒險者開放心靈。我曾三次前往新疆，每一次跋涉在大漠風沙、蒼山白水、殘陽廢墟、西風古道之間，輕撫著西域古國蒼老胴體上的皺紋與傷疤，沐浴著沙埋古城的蒼涼與雄奇，對視著飽滿的大漠、溫順的長河、高曠的藍天，我的視野都會高遠一分，心胸都會寬闊一分，思緒都會綿長一分。這是一個能賦予你浩然正氣、蓬勃朝氣、昂揚銳氣的地方。每一次來，都會洗去浮躁與鉛華、狹隘與萎靡；每一次來，都會醞釀灌頂，大徹大悟；每一次來，都是心靈與人生的洗禮。

我在用腳丈量新疆的同時，更在用心感悟新疆，並開始用筆與鍵盤走進新疆，

走進新疆那幽深、神秘、壯闊的歷史隧道，一走就是 1600 多個日日夜夜。有人說，人類文明史上有三次里程碑式的革命，第一次是火的出現，人類超越了動物；第二次是農耕的誕生，人類超越了野蠻；第三次是寫作的出現，人類超越了自己。用生命寫作，一直是我超值的夢想和不懈的追求。多數人在種植莊稼，營造著其樂融融的家庭生活；我卻在種植文字，營造著無窮無盡的寂寞。心累倒也罷了，身體的超負荷運轉居然使我患上了耳鳴的頑疾。為此，我只有時常地苦笑，偶爾地自嘲，罕見地自得其樂。朋友們則說：“你簡直是在自虐！”

2014 年 7 月，這部長篇紀實文學終於畫上了最後一個句號。那天傍晚，背負著飄飛的晚霞，我約上幾個朋友，來到泰山東麓一個極其簡樸但分外安靜的農家小屋，罕見地斟滿一大杯酒，一飲而盡，然後在朋友們驚詫的目光裡大聲宣佈：“初稿完成了！”

算起來，我已經是第三次來中國社科院人類學與民族學研究所了。這裡被稱為“小社科院”，是中央民族大學校園裡的一座四層小樓，搭眼一看就是半個世紀前的老建築，它那醜小鴨般的灰色外表與周邊暖色調的現代建築頗不相稱，我每次走近這座小樓甚至忍俊不禁地笑出聲來，但這座有點搞笑的建築裡卻擁擠著當今世界上最智慧的大腦。在這裡，我有幸結識了都市人類學專家張繼焦、西域和卓家族研究專家劉正寅、新疆史研究專家劉文遠、上古史研究專家易華、突厥語專家趙明鳴等。這部書能有底氣與膽量面世，應該是這些國內一流專家們一再矯正、勘誤的結果。

這部書與我六年前出版的《另一半中國史》，同屬長篇歷史紀實文學，也同屬中國邊疆史，但重合的部分只樓蘭、烏孫、婼羌三章，而且考據更深入，內容更詳盡，就連文字表達也鮮有重複之處。

為了方便讀者閱讀，我將西域四十八國分成了四編，前三編是從一個旅行者的角度，按照從東到西的順序講解的；第四編則採取了中間開花的方式，因為中間的吐魯番盆地是地緣政治的一大中心。至於在許多章節反覆提到同一個人物，實在是不得已而為之，譬如班超在樓蘭放過火，在于闐殺過人，在疏勒娶過妻，在龜茲落過腳，在焉耆打過仗，寫到以上哪個國家也無法迴避他。

我所寫的，我已經寫成的，或者我正在寫的，無論寫得怎樣，請讀者對我書中出現的有關方位、距離、人口的表述寬容些，鑑於古代遊牧民族來去自由，許多古代城鎮不斷遷建，各個朝代的計量單位又變來變去，就連歷史典籍、地圖冊和權威詞典都一再出現自相矛盾的地方，作為一個才疏學淺的人，我又能怎樣呢？

我要鳴謝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出版本書港澳地區繁體字版；鳴謝左中一、孫守剛、陳國棟、王紅勇、潘凱雄、李炳銀、金翔龍、聶震寧、劉煥立、林銘山、張煒、王桂鵬、劉增人、喬新家、李恩祥、侯健飛、付如初、楊文軍、魏學來、王鐵志、張若璞、朴永日、馬煜東、汪雪濤、楊海蒂、薩蘇、胡銀芳、天時、魯小光、陳承聚、馬林濤、張欣、徐峙、譚踐、陳東、郝斐的鼓勵與支持；感謝妻子成愛軍、兒子天成、女兒潔如多年來用加倍的付出給我騰出的寫作空間。

但願這本書使您暫時擺脫現代城市的喧囂與匆忙，帶您去往遙遠而神秘的西域，讓您經歷一次如海潮般連綿不斷的新奇。

2016年9月9日於泰山